

世界古典文学名著



FAMOUS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

安娜·卡列尼娜

译林出版社

珍藏本

世界文学名著

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 张湘 译

安娜·卡列尼娜



上

译林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

[俄]列夫·托尔斯泰 张湘 译

安娜·卡列尼娜



下

译林出版社

译林

世界文学名著·古典系列

书 名 安娜·卡列尼娜

作 者 俄 列夫·托尔斯泰著

译 者 张湘

责任编辑 李伟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(邮编 21000008)

印 刷 国营常熟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3.875 印张

字 数 64.4 万

版 次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25-01020-X/I·178

定 价 (平装本)45.80 元

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

* 引自《新约全书·罗马人书》第十二章十九节，全句是“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：‘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’。”

第 一 部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。

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。妻子发现了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了私情，就向丈夫声明，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。这种情形已维持了三天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不仅夫妻两人，而且全家老小，个个都感到很痛苦。大家都觉得，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，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，他们的关系也比奥勃朗斯基夫妻要融洽些。妻子一直呆在自己房里，丈夫离家快有三天。孩子们象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满处乱跑；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发生争执，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；厨子昨天午餐时离去了，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辞职。

吵架后的第三天，斯吉邦·阿尔卡迪奇·奥勃朗斯基公爵（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）依然在早晨八点钟醒来，但不在妻子的卧室里，而在书房的羊皮沙发上。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，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，仿佛还想睡一大觉。但突然一骨碌爬起来，坐在沙发上，睁开眼睛。

“嗯，嗯，这是怎么搞的？”他回想着刚才的梦。“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请客；不，不是达姆斯塔特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。对了，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。对了，阿拉平在玻璃桌子上请客，大家唱意大利歌儿《我的宝贝》；不，不是唱《我的宝贝》，是唱更好听的曲子，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，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。”

奥勃朗斯基兴奋得眼睛闪闪发亮。他想得出神，脸上浮着微笑。“对，真有意思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还有许多妙事，可惜一醒

来就忘记，连印象都记不清了。”他看到厚窗帘边上透进来的一缕阳光，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，用脚去套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（去年的生日礼物），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，不等起床，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。这时他才猛然想起。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，而是睡在书房里，后来怎么会睡在这里。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，他皱起眉头。

“阿呀呀，阿呀呀！真糟糕！”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，就叹起气来。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种种细节，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，以及他一手造成、最使他苦恼的事端。

“唉！她不原谅我，她不肯原谅我。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可我又没有错。可悲之处就在这里，阿呀呀！”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，颓丧地叹着气。

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。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，可是她不在客厅里；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，最后到了卧室，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让事情露了馅的该死的信。

她，这个总是忙忙碌碌、心事重重、被他认作头脑简单的陶丽，手里拿着信，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脸上带着惊讶、绝望和忿怒的神色瞧着他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她指着信嚷道。

每次想到这情景，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，往往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狼狈相。

他当时的情形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实然被揭发了似的。在他的过错被暴露以后，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，实在太难看了。他既不感到委屈，也不否认，也不辩解，也不讨饶，甚至装得不以为然——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！——脸上竟不由自主地（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，认为这是“延髓反射作用”），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。

他为这样的憨笑不能原谅自己。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，就

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，浑身打了个哆嗦。她按捺不住怒气，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，奔出房间。从此她就不愿搭理他了。

“只怪我笑得太傻了。”奥勃朗斯基想。

“但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绝望地问自己，可是回答不出。

二

奥勃朗斯基是属于那种以诚待己的人，他不能欺骗自己，不能让自己相信悔恨自己行为。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男人，不能再爱一个比他小一岁，养了五个孩子（两个死去）的母亲妻子，这一点他不后悔，只是后悔未能瞒住妻子，但还是感到自己处境困难，而且心疼妻儿，也心疼自己，早知使妻子如此伤心，也许有更好的办法把这丑事瞒住妻子。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问题。只是隐约感到妻子猜到他的不忠实，假装没看见而已。他甚至认为，她已经年老色衰，失去风姿，毫无魅力，纯粹成了个贤妻良母，理应对他宽宏大量，不计较什么。谁知恰恰相反。

“唉，真糟糕！啊呀，真糟糕！”奥勃朗斯基一直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。“没出这件事以前，一切都多么如意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畅快！她有了几个孩子，感到心满意足，十分幸福，我也从不管她的事，让她随意照顾孩子，料理家务。说真的，糟就糟在她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。真糟糕！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的确有点庸俗，下流。可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家庭教师啊！（他清晰地想起了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靥。）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放肆过。现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……真像存心叫我过不去似的！啊呀呀！究竟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？”

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最复杂最难解的问题时，他通常解决的办法就是：过一天算一天，抛弃烦恼忘记愁。他现在也别无它法。但此刻他可不能靠睡眠来忘掉烦恼，至少不到夜里办不到，因此也

就不能重享有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，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。

以后会有办法的，奥勃朗斯基自言自语。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，拉起腰带打了个结。他挺起宽阔的胸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照例迈开那双轻灵地支撑着他那肥胖身子的八字脚，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使劲摇了摇铃。他的贴身老仆马特维应声而来，手里拿着衣服、靴子和一封电报。理发师手拿理发用具也跟着马特维走进来。

他接过电报，在镜子前坐下来问：“办公室里有没有来公文？”

“在桌上呐，”马特维回答，疑惑而又同情地瞅了老爷一眼，等了不多一会儿，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充说：“马车行老板派人过来了。”

奥勃朗斯基什么也没回答，只在镜子里瞧了瞧马特维。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，他们彼此是很了解的。奥勃朗斯基的眼神仿佛在问：“你何必说这话呢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”

马特维两手插在上装口袋里，伸出一只脚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忠心耿耿地对主人默默看了一眼。

“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，这以前别再来打扰您，来也是白跑。”——这句话他显然是预先想好的。

奥勃朗斯基最懂得，马特维想说说笑话，以引起人家注意。他拆开电报，看了一遍，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几个译错的字，顿时精神焕发。

“我妹妹安娜·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，马特维。”他做了个手势，示意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手停一下，说道。理发师正在他那又长又髻的络腮胡子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来。

“感谢上帝！”马特维回答了一声，表示他像老爷一样懂得她这次来访的重要性，就是说，安娜·阿尔卡迪耶夫娜，奥勃朗斯基的爱妹来访，也许能使兄嫂言归干好。

“是她一个人，还是同丈夫一起来？”马特维接着问。

奥勃朗斯基不好回答，因为理发师正在剃他的上唇，他就竖

起一只手指。马特维对镜子点点头。

“是一个人。是在楼上给她收拾一间房间吧？”

“你去报告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，她会安排的。”

“报告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吗？”马特维疑惑不解地问。

“是的，去向她报告。噢，你把电报拿去给她看，她会吩咐的。”

马特维心里明白：“您这是要我去试探一下。”但嘴里却说：“是，老爷。”

当马特维踏着咔嚓咔嚓响的长靴，手里拿着电报，慢吞吞地回到房里的时候，奥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，正要穿衣服。理发师已经走了。

“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回禀：她要走了。她说，‘他——就是说您——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。’”马特维眼睛里含着笑意说，接着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歪着脑袋打量主人。

奥勃朗斯基沉默着。随后他那俊俏的脸上浮起了和善而可怜的苦笑。

“呃？马特维！”他摇摇头说。

“没事儿老爷，会解决的。”马特维说。

“会解决吗？”

“会的，老爷。”

“你这样想吗？谁来了？”奥勃朗斯基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，问道。

“是我，老爷。”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坚定而愉快的声音。接着老保姆马特廖娜严肃的麻脸从门外探了进来。

“哦，什么事，马特廖娜？”奥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，问道。

尽管奥勃朗斯基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，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但家里几乎人人都站在他一边，就连达丽雅·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，这个老保姆，也不例外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他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您去一下吧，老爷，再去认个错。也许上帝会赐恩的。她太受罪了，人家瞧着她都觉得可怜。再说家里闹得颠三倒四的，也不是个办法。老爷，您得可怜可怜孩子他们哪。去认个错吧，老爷。有什么办法呢！玩出事来了……”

“可是她不会听我的呀……”

“您只要尽心尽力就行。上帝是仁慈的，老爷，您一定得祈求上帝，祷告上帝。”

“好的，你去吧。”奥勃朗斯基突然涨红了脸说。“来，给我换衣服。”他对马特维说，随即利索地脱下晨衣。

马特维举起那件熨挺的衬衫，就像举着一具马轭，吹吹上面看不见的灰尘，带着愉快的神情把它套在老爷强壮的身体上。

三

奥勃朗斯基穿上衣服，往身上洒了些香水，整了整衬衫袖子，习惯地把香烟、皮夹、火柴，系着双链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，抖了抖手帕，觉得尽管家庭不幸，自己浑身上下还是洁净、芳香、健康、舒适，带着这种感觉轻抖着双腿走了出去，来到餐厅。餐厅里摆好咖啡等他，咖啡边摆着信件和公文。

他看完了信件，有一封他看了很不愉快，是那个想买他妻子林产的商人写来的。那座树林非卖不可，但现在同妻子还没有言归于好，这件事就根本不能谈。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，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，竟会关系到当前他同妻子的和解问题。一想到他会受这种金钱关系的支配——为了出卖树林而非同妻子讲和不可，——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。

奥勃朗斯基看完信，把公文拿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，用粗铅笔做过记号，又把公文推开，开始喝咖啡。他一面喝咖啡，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，看了起来。

奥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，——不是极端自

由主义，而是代表多数人的那种自由主义。说实话，他对科学、艺术、政治都不感兴趣，但却始终支持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对各种问题的观点，而且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，他才改变观点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，不是他改变了观点，而是观点本身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。

奥勃朗斯基并不去选择政治派别和观点，而是这些政治派别和观点自动到他这儿来，好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上装的式样，在穿着上总是随大流一样，由于进出上流社会，再加上成年人思想活跃，他需要有政治观点，就像需要帽子一样。至于他选中自由派，而不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信奉保守派，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有道理，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口味。自由派说俄国什么事都很糟。不错，奥勃朗斯基负债累累，手头总是很拮据。自由派说，婚姻制度落后，必须加以改革。不错，家庭生活确实没有给奥勃朗斯基带来多少乐趣，还违反他的本性，强迫他说谎做假。自由派说——或者更确切些，暗示，——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。不错，奥勃朗斯基即使做一个短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，再说，他也无法理解，既然现实生活这样快乐，那又何必用恐怖而玄妙的语言来谈论来世呢。此外，奥勃朗斯基爱开玩笑，喜欢作弄老实人。例如他说，若要夸耀祖宗的话，那就不应限于留利克而把人类的老祖宗——猴子忘掉。就这样，自由主义倾向在奥勃朗斯基身上扎了根，他爱读他订的报纸，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，因为读报会使他头脑里腾起一片轻雾。他读过社论，社论里说，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，叫嚣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这一洪水猛兽，恰恰相反，“我们认为，危险不在于凭空捏造的革命这一洪水猛兽，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的传统势力”，等等。他又读了一篇论述财政问题的文章，文中提到边沁和穆勒，并且讽刺了政府某一个部门，凭着天生的嗅觉，他能识破各种各样的讽刺文章：是什么人策划的，针对什么人的，出于什么动机。他觉得这种分

析可以得到乐趣。可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心情，因为想到了马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的风波。他还在报上看到，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，以及根治白发、出售轻便马车、某青年征婚等广告，不过这些新闻广告并没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有点滑稽。

看过报纸，喝了两杯咖啡，吃完抹上黄油的面包，他站起身来，抖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，接着挺起胸脯，快乐地微微一笑。这并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愉快的事，而纯粹是由良好的食欲引起的。

不过，这愉快的微笑立刻又勾起他的心事。他沉思起来。

门外有两个孩子的声音（奥勃朗斯基听出是他的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雅的声音）。他们在搬弄什么东西，把东西打翻在地上。

“我说嘛，车顶上不能乘客人。”女儿用英语叫道，“拾起来！”

“怎么能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呢？”奥勃朗斯基想，“真是乱七八糟。”他走到门口召唤他们。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匣子，朝父亲跑来。

这女孩是父亲的小宝贝，她莽撞地跑进房间，抱着他，嘻嘻哈哈地笑着吊在他的脖子上。她像平时一样，闻到他络腮胡子里散发出来的熟识的香水味，就感到快乐。最后，女孩吻了吻他那焕发着父爱的光辉、因为弯腰而涨得通红的脸，松开双手，正要跑开，却被父亲拦住了。

“妈妈怎么样？”他边问边抚摩着女儿光滑娇嫩的小脖颈。“你好！”他同时转过脸笑眯眯地回答男孩子的问候。

他知道自己不太喜欢男孩子，但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，男孩子感觉到这一点，对父亲冷淡的笑容并没有报之微笑。

“妈妈？她起来了。”女孩回答。

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。“这么说，她又是一夜没睡觉。”他想。

“那么她高兴吗？”

女孩子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，母亲不会快乐。这一点父亲应该知道，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，显然是装模作样。她为父亲脸红。做父亲的立刻察觉了，脸也红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女儿说。“她没有说我们要上课，她叫古丽小姐带我们到奶奶家去玩。”

“好的，去吧，我的小塔尼雅。哦，等一下。”他又拦住她，抚摩着她柔软的小手说。

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，拣了两块她喜爱的糖：一块巧克力，一块软糖。

“这给格里沙吗？”她指着巧克力问。

“对，对！”他又摸摸她的小肩膀，吻吻她的发根和脖子，这才放她走。

“马车套好了。”马特维说。“来了一个请愿的女人。”他补充说。

“来了很久了吗？”奥勃朗斯基问。

“大约有半个钟头了。”

“对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有人来要马上告诉我！”

“总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哪。”马特维说，他的语气那么亲切朴实，叫你没法子发脾气。

“噢，那你叫她马上进来。”奥勃朗斯基烦恼地皱着眉头说。

请愿者是加里宁上尉的妻子。她提出一个根本无法办到的要求，但奥勃朗斯基还是照常请她坐下，仔细听她把话说完，中间也没有插话，还给她作了详细的指示，告诉她应该怎么办，应该去向谁要求，甚至用他粗犷、奔放、漂亮而清晰的字体，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可能帮她忙的人。奥勃朗斯基把上尉的妻子打发走了，拿起帽子，站住想了想他有没有忘记什么东西。看来没有忘记什么，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之外。

“真糟糕！”他垂下头，漂亮的脸上现出苦恼的表情。“去还是不去？”他自言自语着，但内心却在说，不用去，除了虚情假意，

不会有别的，他们的关系已无法改善，因为她不能再变得年轻美丽，富有魅力，而他也不会立刻成为对女人无动于衷的老人。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没有别的办法，而欺骗说谎却是违反他的本性的。

“但迟早总得去，不可能一直这样拖着。”他竭力给自己鼓气。他挺起胸膛，掏出一支烟，点着了，吸了两口，就把它丢在贝壳烟灰缸里，迈着大步穿过暗色的客厅，打开另一扇门，走进妻子的卧室。

四

陶丽穿着梳妆短衣，当年那浓密的秀发如今已经稀疏，扎成辫子盘在脑后，一张脸瘦凹下去，惶惶不安的眼睛因为瘦脸而显得格外大，格外突出。她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找东西，乱七八糟的东西满屋都是。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，停下来，望着门口，竭力在脸上表现出严厉和轻视的神情，却怎么也装不象。她怕他，怕此刻同他见面。她正在试着做三天来已经试了十次的那件事：把准备带到娘家去的孩子们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清理出来，可她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这会儿，又像前几次那样，她对自己说，不能再老这样下去，她得想出一些办法来惩罚惩罚他，羞辱羞辱他，哪怕只让他稍微尝尝他给她的痛苦滋味，也算是对他作了报复。她老说要离开他，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她无法不把他看作自己的丈夫，无法不再爱他。此外，她觉得既然在家里都照管不好五个孩子，一离开家，到了外面，就更管不好。事实上，这几天最小的孩子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，另外几个孩子昨天一天简直没有吃上饭，她知道离家是不可能的，但她还是哄着自己，继续整理东西，装出要走的样子。

一看到丈夫，她就把手伸到衣柜抽屉里，仿佛在找寻东西。等他走到身边，才回头向他瞧了一眼。她原想摆出一副严厉坚决的样子，结果却露出困惑痛苦的神色。

“陶丽！”他用柔和、畏怯的声调说，把头缩在肩膀里，竭力装出驯顺的可怜相，但还是显得容光焕发，精神饱满。

她迅速地从头到脚瞥了一眼他那容光焕发、精神饱满的模样。

“哼，他倒得意！”她想。“可我呢？……他那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真叫人讨厌，可大家还因此喜欢他，称赞他；我就是恨他这副样子。”她抿紧嘴唇，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，右颊的肌肉抽搐起来。

“您要干什么？”她急急地用不自然的胸音说。

“陶丽！”他颤声又叫了一下。“安娜今天就要来了。”

“关我什么事？我不能接待她！”她嚷道。

“这可是应该的呀，陶丽……”

“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”她眼睛不看他，嚷道。她这么叫嚷，仿佛是由于身体上什么地方疼痛得厉害。

当奥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，他还能保持镇定，还能像马特维说的那样希望一切都顺利解决，还能平静地看报，喝咖啡。但是当他一看到她痛苦憔悴的脸，一听见这种听天由命的绝望声音时，他就喘不过气来，喉咙里就像有样东西哽住，眼睛里也开始闪耀着泪光。

“我的上帝，我作了什么啦！陶丽！你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！……你要知道……”他说不下去，喉咙被泪水哽住了。

她砰地一声关上柜门，瞪了他一眼。

“陶丽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……只有一句话：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……你想想，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原谅我一刹那的……一刹那的……”

她垂下眼睛倾听着，看他还要说些什么，好像求他否认有过那件事，好使她改变想法。

“一刹那的情欲……”他继续说可是她一听到这句话又像身上给扎了一针似的，抿紧嘴唇，右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。

“走开，走开！”她声音更尖锐地嚷道，“别来对我说您那种情欲……那卑鄙的行为！”

她想出去，可是身子一晃，她连忙抓住椅背。他的脸变宽了，嘴唇噘起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

“陶丽！”他说着哭起来。“看在上帝份上，想想孩子吧，他们没有罪，我有罪，你惩罚我好了，让我来赎罪吧。只要办得到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！我有罪，我确实罪孽深重！可是陶丽，你就原谅我吧！”

她坐下了。他听见她大声而沉重的喘息声。他说不出有多么